# 裘文達公文集

裘文達公文集卷之三

奉

勅撰錢錄謹序

臣等謹按歷代錢文前世纂述如顧烜封演姚元泮張台陶岳金光襲李孝美諸人所著只散見於載籍久無專書董逌諸則缺而弗全人或疑其贋作今單行於世號爲完書者惟南宋洪遵泉志一編而已顧其分類多有未精五代十國同一偏安而或列爲正品或列爲僞品則分類未爲悉協其不知年代亦與奇品多混天品神品則彌近荒怪卽其援據紛綸如卷首之虞錢夏錢

乃下與齊晉春秋六國之諸錢更無分別抑又何也秦之半兩則重如其文漢初之半兩則八銖也文帝之半兩則四銖也而洪志所載乃又有吳濞鄧通所鑄究其形模實無徵信武帝創五銖迄於隋室紛起疊出餘俱混同莫辨而洪志必強爲分屬曰某爲某鑄其實可據者赤仄白錢四出兩柱數種遠及于西涼外迄于蠻荒則亦未敢以爲信也乃至漢興錢其文曰漢興攷晉書載記東晉成帝咸和十三年蜀李壽改國號曰漢改元洪興則當爲李壽所鑄無疑而洪志乃謂之漢初錢引史記平準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云云則近於兒童

之見幾滋笑柄茲所編次一仿史家編年之法分爲十六卷南北朝後五代糾紛錯出咸以正史爲斷惟外域錢撒帳錢異錢厭勝錢則各爲一門不入於列朝之下其上古邃遠傳記莫詳仍羅氏路史之說亦不敢稍抒臆見秦漢而下迄於有明數千餘年間詳考其制作之由繫年繫月繫日一展卷而可以得其盛衰興廢之從來通典通考參差互見之處亦略具於此此亦考鏡政事之一大端也就

內府舊藏删其重複得五百六十五枚不必廣爲搜輯而歷代之制已爲大備矣前列爲圖其長短廣狹輪廓

內好悉如其制篆籀分楷竝肖本文摹之始事於乾隆庚午之冬月凡疑義斷文臣等避回而不能下筆者仰

稟

睿裁重爲釐正閱辛未夏始克告竣付諸剞劂用廣流傳後之覽者無徒玩其古澤等諸器具之觀則是書之成固九府之爲規而利用前民之職志也謹稽首拜手而爲之敘

丁卯湖北鄉試錄序

國家合天下之秀三年而大比之

勅京朝官往司其事於是拔其尤登於賢書厥典綦鉅

歲丁卯維乾隆紀元之十二年禮臣次第具名以請時

則奉

綸音以臣曰修偕編脩臣　荃主湖北試臣伏念孤根

弱植荷

聖人特達之知凡所叨被皆踰分涯而臣曾無毫末足

以仰稱惟是文章之事幼而學之于斯役也不敢以不

習爲辭用敬承

天子命班馬軺車弗遑夙夜既抵境率同考官等祓濯糾虔公慎交勉進湖北學政臣朱邦綬所錄四千餘人三試之得士如額擇其言之最雅馴者二十首上呈

御覽臣竊惟科舉以時藝爲程汲汲然丹黃而甲乙之夫亦思人所重於士與士所自重顧藉此四股八比爲哉乃行之數百年而不能變者原夫立法之初蓋有深意且夫人自爲書家自爲學此大不可也聚天下之精神材力悉納之於依經附傳中畢其生俯首於是而更無旁騖岐趨嘵嘵焉競鳴之術其登進之也又範之以馳驅需之以歲月不復使術一鉤奇釣異獵取弋獲之思

竝軌合轍四海一塗士氣旣靜而後惟上之所用之故知敷奏以言求之他端則終無以易此然而風氣之推遷久而失其初步樸斲而華誠漓而僞積漸使然無足恠者今夫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文章運會亦如是已矣一弛一張道廼弗敝恭惟

皇帝陛下以大君作天下師頒諸典誥發爲詠歌爲斯文斯人計者惆羣聾而振之以金鐘大鏞天下之人如迷斯悟如噎忽覺暑寒三易章甫逢掖之儒操觚鼓篋而來者駸駸乎澤詩書而尚廉恥蔚然可觀臣幸得躬値其時膺一方品藻之寄雖楚有材實爲文藪爰與共

事諸臣研精屏息不敢以輕心慢氣乘之而一以

帝訓爲權度其有臆閑膚見無當先正理法者則擯而

弗錄於以仰助

淸時治化之隆於萬一蓋文章之事每進而日醇而人材因之以出有眞文章則必有眞人品有眞人品則必有眞事功使天下後世不得歧人與文而二之曉然於時藝之可以得士士由此進者可與古名臣偉士相提並論而未嘗有所升降於其閒則此四股八比者方將羽翼六經衍唐虞周孔之緒言與洛閩諸書均其不朽覺兩漢傳注箋疏猶多未粹又何百家轇轕之足云耶

臣謹拜手稽首颺言於簡端

# 浙江鄉試錄序

歲在庚午爲
皇上御宇之十五年禮臣以浙江鄉試至期上請奉
命以臣裘曰修臣歐陽正煥典其事臣曰修伏自念學
殖菲薄不足以仰稱
明旨而浙又大邦爲人文所薈萃
詔下之日臣用是深切悚惶齋心澡慮昕夕載馳既抵
境則監臨巡撫臣永貴提調布政使臣王師簪肅清內
外咸就條理乃進學政臣于敏中所錄士八千有餘分
三場試之臣偕臣正煥率諸同考官竭二旬之力衡其

高下而加次第焉得士如額爰刋文二十有二首恭呈
御覽臣謹拜手稽首颺言於簡端曰今三年一舉蓋仿
周人大比之制七藝則宋之帖括類耳表判以駢麗爲
體猶是詩賦之遺意曰論曰策則唐宋制科咸有之由
今之法行古之道未嘗非取士之良規而文運升降人
材之與替繫焉是在司試者謹持其衡而已顧臣聞嘗
討論之文章之事各以其時爲風氣而五方不齊所崇
尚復異是不能強而一也以天下大較言之東南之士
率嫺聲律而工文詞於西北爲勝兩浙自唐宋以來代
有作者至

國初蕭山毛奇齡以宏博絕麗之才著西河文集厥後秀水朱彝尊有曝書亭集一時學者多所取裁流風所被鉛槧寖廣故近世文章於東南尤必以兩浙稱首然其敝也捃撦割裂古人之字句以相矜耀而中無所得又其僻者務爲新奇可喜往往以諸子百家之言闌入制義此則逐外者苟以爲名而不求其實後生不學之過於老輩固無與焉顧揚汨不止或且取科第以去則轉相仿效其風益扇操文章之柄者是不可不兢兢也臣於陛辭之日伏承

勅旨首以黜浮爲諭蓋詞浮則枝氣浮則不斂理浮則詭於昔聖昔賢之道而異說旁出格浮則奇袤而不衷於法矯是數端則又非固陋迂淺之謂曩者漢太史司馬遷之文灝瀚邐迤極古今之變而唐柳宗元以潔之一字當之知是說者可以言文章矣浙東西十一郡大抵背負山枕江海靈秀所鍾毓其姿禀有過人者流而入於浮夸也易引而造於大雅之塗則彬彬郁郁亦非纔獷朴鄙之士所得庶幾又其耳濡目染得風氣爲先而轉移亦最捷伏讀乾隆十年

詔書有云古人論文以渾金璞玉不彫不琢爲比未有

穿鑿支離可以傳世行遠者

明訓所及不介以爭於是佔畢之子爭自濯磨用期共

一當至若

鑾輅將臨山川煥色禽魚草木皆若預儲其淸英以待

而此邦人士踴躍欣歡其精神實有發露於行間紙上

者臣等評閱一再過斐然可觀稍加別擇而眞色畢見

因言以知人當亦不甚背馳爲遲會之隆且駸駸日上

叡觀於兩浙而知之爰裒集其所得敬以陳於

黼座披文校字之餘臣與在事諸臣竊有厚幸云

# 壬申江南鄉試錄序

洪惟
皇帝龍飛之十有六年爲
聖母皇太后六旬萬壽維時朝野清寧福應交至
上親奉
大安之輿幸臨吳越視膳承
顏以天下養夏五月
旋蹕京師爰下
明詔以明年壬申益春秋兩闈以彰
曠典以宏

壽考作人之化時則熙熙喁喁望風跂足慶溢乎膠庠賢序歡騰乎章甫逢掖爭束身砥行以待舉過江人士則尤親炙
聖人之光輝而興起者欣呀舞抃倍於常情而臣以侍從操三寸不律奉
勅偕編脩臣劉樹本司衡其地竊自謂祓
命之榮而又懼不克稱任使貽多士羞也齋心渠慮晰夕載馳既抵境取士如額裒其前列者文二十首恭呈
御覽臣謹拜手稽首颺言於簡端曰文章之事與運會相為升降而方州所限則亦有可言者曁自言偃來吳

厥傳文學春秋而後類祖風騷自古已然於今爲烈我
國家函一區夏首開科目武進呂宮卽以大魁入相後
先相望迄於今茲又鴻詞之選百年來僅一再舉行而
褎然首選者多此邦人士且自汪琬韓菼諸人以詩古
文提倡宗風海內敦槃所屬歸之恐後宏長風流淵源
有自近一二積學稽古之士名爲老宿者
上皆拔擢於遲暮之中假之以羽毛賜之以聲價於是
後生晚進矜爲美談搦管含毫蒸蒸欲動羣思自奮於
文章夫磁石引鍼方諸取水氣類所感妙在無言此其
聞風而起相觀以善蓋有心慕手追而不能自已者故

稱文章於江左譬如輿閥閱世家論朝章典故探喉而出自有端委非肇門圭竇蓬累而行者所能髣髴矣又況

詩域宏開人爭視

暇

翠華甫過戶奏迎

鑾人必鼓舞之誠與天地祥和之氣相為迎導而大發其光華而臣幸得身際休明適逢其盛為之校一日之短長豈取材鄧林求玉元圃豫章之木璆琳之資充牣於左右惟大匠良工擇而用之而已以臣之愚無能為

役顧竊爲諸生更進一解報
國不獨文章科名必以人重是則臣之期於無負茲
大典者旣以自矢復告諸多士披文點字之餘益不勝
惓惓鄭重之思云

# 癸酉浙江鄉試錄序

維我
皇上御宇之十五年歲在庚午臣日修嘗奉
命典浙江試再越三年為癸酉臣復荷
恩綸偕編脩臣吳鵬南主浙試臣昨歲壬申典試江左
又前丁卯臣有楚閩之役皆東南人文最勝處而浙尤
材藪臣今此為再涖其地
詔下之日都人士咸以為臣榮臣竊自抱愧惴惴然恐
無以仰稱
任使且貽多士羞也既抵境乃進學政臣彭啓豐所錄

士七千九百有餘扃闈而三試之得士如額擇其前列
者文二十有二首進呈
御覽而謹序於簡端
國家取士上以備公輔之望次以備侍從臺垣之選其
循資按格亦畀之以百里民社之寄舉無所事於時文
者而當其始進也必以此為羔鴈則似所求非所用然
有明三百年以來至今循之中間嘗一再議改而卒未
能或易者蓋亦有說講文經義所以代聖賢言語必明
於道德政事之故而必知其義始克為之其功非深者
其為之猶非善且不特此也五策則上下古今時事得

夫皆舉而詢之以觀其所蘊若表判以四六爲之固亦御誥典冊所用又唐宋詩賦遺意也若欲兼備其長非淹貫博雅而又通知當世之務者未易吮毫伸紙是能於風簷寸晷之中而世固有淺薄之子苟求速化胸無所得而勦襲撏撦以僥倖一時取科第以去者此則持衡者弗審之過非立法有不當也浙故多嗜古之士頃者

皇上舉巡狩之典

翠華南幸諸生獻詩歌賦頌者以數百計蒙

召試官於祕省者凡數輩餘亦

賚賜有差士於是益以鄙僿為恥爭自濯磨以期不負
右文之治臣庚午校試亦明示以三場同重不專以帖
括為工所取者或冠南宮登鼎甲邦人士尚以臣為知
言今彬彬然蔚筆而來者既藉其一日之長臣又何敢
稍自懈逸爰與臣鵬南偕同考官一十有六人盟心自
矢一意蒐羅辨色而起率漏下三鼓始就寢如是者二
十餘晝夜不敢謂竟無遺珠然空疎無具濫廁其間者
固已鮮矣他日筮仕登朝或可以一知半解稍裨
朝廷於萬一不似天下後世笑科舉之士為無用而士
之以時文進者亦不專恃兔園冊子為生涯風氣之日

上由一方以推之四國駸駸乎與菁莪棫樸之詩同垂

雅詠則臣等所拭目翹首欲藉以仰報

上恩者區區之誠願告浙士益相與勉之云爾

己卯江南鄉試錄序

惟我

國家聲教暨訖自古所未有而三吳又東南名勝一大

都會也人文之盛尤爲稱首前此壬申歲

萬壽恩科臣實銜

命司衡其地越八載歲在己卯臣方奉使淮海有蔡勘

之役未旋京復荷

綸音以臣偕給事中臣錢琦主江南試事臣且忻且懼

既具摺謝

恩趣次於境上臣琦自都門至卽偕赴秋闈相與矢念

盟心互加砥礪用期仰副我
皇上作人造士之
聖心於萬一拔文點字惟愼惟公既匝月得士如額擢
其言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竊惟唐虞之世一堂賡歌於上
而康衢擊壤之頌乃下至田夫野老亦能之此非必稱
其聲律揣合尺度之為也言者心之聲而帝典謂詩言
志斯直抒其胷之所有一流溢於自然而聲韻於是乎
出三代之時置采風之官其士大夫相見必歌詩而里
巷風謠皆被於絃管自李唐以詩取士則名公鉅卿率

託基於此爾來科舉之法屢更而詩賦不廢至有明遂
專以八股文謂之制義以為講明義理肖口吻於聖賢
於道為最近我
朝因之百二十年於此顧原夫三場分試之法必命之
表判則駢四儷六亦即詩賦之遺意及行之既久而沿
襲假借或作偽於其中不則亦視為具文無所軒輊我
皇上乃折衷今古易之以詩而制義五策仍其舊蓋琴
瑟不調必解絃而更張之自是則合唐宋以來對策帖
經詩賦三科為一而取士之法於是乎大備矣士苟其
中有所得不患無以自見而操鑒者亦易於決擇無復

能以陳篇相習江左當

翠華戟亭之後名山大川一一邀

聖人之題品而發露其精神茆檐蔀屋之下沐

膏澤而歌詠太平駿駿乎與擊壤同風況此我冠博帶

誦鹿鳴而來者更彬彬之選也歟臣等合三場而通校

之不敢一毫以意爲輕重而郎以詩論則已斐然可觀

無嘽緩噍殺之音而得優游平中之響此文章之事通

乎運會

聖天子過化存神之妙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臣竊喜此

邦之風氣愈進益上又自慶躬逢其盛得藉手以覘多

上之成而預名於其卷端爲司試者之榮也謹序

丙戌會試錄序

乾隆三十有一年歲貢士於南宮得

旨以臣日修偕臣宗楷副大學士臣尹繼善典司試事

臣以下里章句之學得邀一第局於眉睫之間枵然無

有也自以考試蒙

主知拔置詞館獲厠於

內廷翰林之列然後得日讀

聖人之著作親聆

緒論用以開拓心胷增長意識於是文章一事蠡測管

窺稍有所見茲者逢必世之

昌期値文明之紀歲
皇上睿念畢獎酌疏通廣登進四海之大彈冠濡筆之
徒于于而來雲集
闕下夫進士一途
國家所以取士而用人者於是乎在顧此區區八股文
者何所藉之而鄉會兩試之法沿百餘年而不改非無
說也利不百不變法鄉舉里選九品中正任子掾仕諸
法前代恭㢘行之不足收得人之效於是經疑帖括墨
義詩賦論策小學算法唐宋以來時有損益今日者乃
集其大成更三場而㮣制兼備其人必熟於五經四子

之書明於天地古今之故方稱斯選其能當之無愧者歲舉不過數人其不合格者亦必節取以足其數蓋寬以收之然後嚴以擇之也夫此八股文者誠無與於得人之效然善讀書者卽此八股之文原可通之於政事況天下大矣不以一途束之則心思材力皆將妄有所用今盡納之於八股文之一途其得之者大小各有所就其不得者亦不能他有所希冀於是民氣靜而士無龎雜駕馭羣材羣力之大權也司文衡者誠識其意更加精選焉無使苟求速化之士倖於一獲而熟於五經四子之書明於天地古今之故所謂每一舉不過數人

者無使此數人有淪落不偶之歎則於
國家儲材待用之意庶幾其有合矣請八股文無與於
取士之意者取之不得其當非立法之過也臣等扃闈
一閱月互相商搉必勤必慎幾爲去取而始得及乎二
百七人之額於以副
聖天子旁求之至意於萬一區區之誠實在於此更願
偕此二百七人者相與勉之

江右後四家稿序

明之八股文猶唐之詩終其世以此取士而體亦數變王唐瞿薛而後繼以歸胡楊湯所謂八大家也最後乃盛稱江右五家五家之文遺貌取神與八家者異曲而同工顧後之人不多讀書而鉤章棘句以艱深文其淺陋此於五家何與而世方且以五家爲口實甚者舉牛鬼蛇神之語爲五家詬病五家文寧有是哉是則未嘗見五家文而人云亦云貴耳而賤目五家不任咎也嗣五家而起者吾鄉有徐巨源萬茂先陳士業此三君子者詩古文行世已久而制義不多見余爲諸生時於鄉

人處得其遺稿頃於京師又得末新賀可上之文乃薈萃之計一百六十餘首恐其久而復散失也退食之暇輒手自校勘略加評隲以爲五家之後得此足相證明而高古淡泊學之者更無流弊之可言嗚呼是可傳已第明以八股文取士而四君子咸終老於諸生或以他途受職率不由科目然則文章之遇合有數存焉茍其文足以信今而垂後視彼一第之榮所得孰爲多少夫唐以詩取士而李杜不中第揆古今有同慨矣四君子者各爲一集而系以里居出處使世之人讀其文知其人之本末亦尚友者之資也

李湛亭制府六十壽序

余髫年以童子試受知於安溪抑亭師即與公爲忘形友嗣是入翰林爲同官

聖天子以方面需材於詞館中簡其尤異者任之公得浙江嘉興府再擢山東運河道歲丁丑余奉

命經理水道維時大江南北中州及山東之兖州悉被水兖州運道幾絶微山湖與運河無復隄岸余往來相度以東省事委之於公公亦慷慨任弗辭開伊家河以洩微山之漲公擘謀也至河隄之立於稽天巨浸中植木爲標識以土石填之一仿靳文襄公遺法他人瞪相

顧不能得其要領公獨心解神契目覩手指口畫悉中肯綮閱兩月而百里之隄成運以無阻金鄉魚臺在水中者始出不獨此也江南之沛縣幾廢以隄成而湖瀦縮沛亦無恙此公之功在運道而及於民生鄰境并受其福

天子嘉公績賚公於運河以一方保障非公不可而公亦自是告瘁一二年間鬚髮竝白公年亦且六十矣歲乙酉

聖駕四舉廵狩之典復

召見於河上遂

異以制府之
命由監司拔至一品此異數不一二覯也朝野聞者罔
不額手稱慶謂
聖天子得人余以平昔相知之雅尤爲之喜而不寐蓋
余十年來與公周旋多在驚濤巨浪中余數奉
使惴惴得免於罪戾者亦惟公是賴猶憶辛巳楊橋之
役黃河盡徙入賈魯一河余欲以其時開和合驛引河
使大溜中趨免曹單之險及故道未復於乾土中施力
則事半功倍謂宜晝夜併作不可失適東撫阿公偕公
來遂以身任其事既得奏十日而工竣今東豫之交遂

無險又直隸與東省接界曰德州德之四女寺有減河
經吳橋取道於海豐入海漳水盛發上及於東昌下漫
於固安東光賴此河爲宣洩而壩口規制殊狹不能暢
公謂余宜加寬十餘丈則無患矣余以其言入
告得
旨行而南北兩年來安流無警此其機亦未嘗不自公
發之公顧不自尸其功與人言無一語自詡然與公終
始於河者莫如余余又安能默默已也余與公皆上有
老母公被
新命於春二月

聖天子以防汛之期尚遠特與公假期令歸覲余前年以直隸水利隻身來京師亦蒙
恩詢及老母特許迎養蓋
聖主推錫類之恩余兩人身被尤渥念自幼與公訂交公既六十而余亦衰白如七十許人惟是恆言不敢自謂老有一言爲公壽者願太夫人百歲康強公每十年一歸省而余母亦以善病永年並同以誦經讚佛爲
聖母千萬年無疆之祝是則公之心更鄙人之願也公六十初度不肯令人知而同官屬吏必欲以一觴稱壽來索余言亦以余知公最切與公交最久余固宜不能已

於言也是爲序

# 南豐劉氏族譜序

南豐劉君和峰與家三兄同官於蜀雅相善遂締姻焉乾隆癸未余以郝太夫人內艱居里和峰之子文紱來言其族人脩家譜適告成請余一言以爲序嗚呼余何以執筆而序他人之譜哉余家自先大夫與叔父孝廉任遠公脩譜而後垂五十餘年生齒凡數倍於前而存沒月日不能具悉前輩人之風誼後生莫得聞知凡今之嶷嶷林立者其名字曾無所記錄數傳以下將不復可考然則排次而條列之非余之責哉顧余數年來伯仲淪謝前歲大兒奄逝繼聞郝太夫人之訃偪側旋

里失一幼孫未數月次兒又以疾不起數喪相望經營
窀穸之事曰夕不遑而里居計期將再閱寒暑矣卽一
門中欲詢求親疎遠近論其年齒輩行按人而册記之
此固非歲月不爲功乃猝猝未之有暇也余能無愧歟
又所最抱憾者飢者不能給之食寒者不能授之衣秀
而文者不能拔進之愚無知者不能化導之余能無愧
歟余復何以執筆而序他人之譜哉雖然劉生之意勤
勤懇懇未有以卻也且余於敬宗收族之誼旣缺略矣
祇他人用意惓惓於此又不一慫慂之余咎不滋重乎
至於傍豢龍之裔陳新地之異昔人紀載爲劉氏藍稱

者余所弗取余以其本支一體綢繆敦敘之義有足多
者余既爲之深羨幾自忘其慚恧復勉應之遂書此以
弁其簡端時乾隆二十有八年歲次癸未二月之朔也

# 南昌沙湖李氏譜序

族之甲天下莫盛於李氏亦莫著於李氏自唐除而裔苗皆星布矣南州之沙湖其始祖昌裕公自界田以宦遊遷徙其地湖其所自出係昭王六世孫也舊有乘爲兵火傷殘幸據其五世佯公詳列世系瞭若指掌後十二世伯良及十九世明史父子相繼重纂皆可按而稽攷今貢元廷選慮其子姓繁衍世遠難稽出商族衆尊長衣冠慨捐貲再輯力爲首倡不日有成廷選之子堦與余姪孫錦有襟親之誼來丐余序然則余何以序之夫子孫之賢肖在乎尊祖而敬宗使親親之道得普而

同之聯而屬之也是故族大則貴有譜有譜久而足徵雖家乘也不猶國之有信史哉書此以誌不朽云爾

石曉堂詩序

余同官英夢堂老詩人也一日謂余曰近於時賢中得佳句公以爲此何等人作因爲余誦官久歸遲之語余曰此放翁警句也何自得之夢堂乃爲言石曉堂詩又言曉堂詩可誦者率如此此求於時賢中實不可數數覯又一日余爲座客言之吾鄉饒霽南太史乃躍起於席間曰此固吾嘗共事於陳雨泉臬使幕中者也公欲識其人乎又明日偕曉堂並攜其詩集以來余方日趨直於

圓明園退食尠暇兀兀肩輿中凡兩日始卒讀維時三

伏赤日當空余讀此詩不復知暑又越日曉堂來取別益曉堂久宦楚南近以政與擢尹城步行有期矣余因告曉堂余之重君詩以君詩有眞性情非如世人塗飾絺繪以爲工者也顧豈獨詩云爾哉服官治政事上接下若無眞性情則雖炫赫一時皆僞而已矣僞則未有能久者也有眞性情然後有眞文章眞事業眞文章則必傳眞事業則必顯皆於性情發之君歸道出長沙雨泉僑寓在焉雨泉余知其具有眞性情者試以此言質之

王靚亭注杜詩序

乾隆己丑余以居憂旋里晤别駕王君喜其有儒者氣象既乃知其能詩間一叩之則得於過庭之訓者有素又久之出一編見示則靚亭先生所註杜詩五律也註杜詩者多矣穿鑿附會強爲編排靚亭先生則一埽而空之所謂以意逆志斯爲得之者也夫杜詩之妙在一眞人必有眞性情而後有眞文章眞事業讀杜者以其私心鄙見妄窺古人此安足以知杜哉余見靚亭先生月湖丙舍固知其有眞性情者以此測杜則誠杜之知己也顧潛德不曜可見者獨文章耳所謂眞事業則吾

望別駕勉之既已語別駕遂書於僱端

# 大易合參講義序

余自束髮受書攻舉子業五經雖卒讀故不甚了了也稍長涉獵於子史泛濫於詞賦其去經義也日以遠儔人廣座中有談及經解注疏者曰某家某家余輒面發赤無以應至於易之爲書言象言數言理余尤懵焉居恆兀兀每以是爲內媿資性之愚下固不可得而強也同邑朱子用行字翼承迺時時言易余憶歲在丁未與翼兄應童子試補博士弟子員名次相亞厥後屢試當肩隨其間而翼兄久困場屋今且老矣僅貢入成均需次一司訓而舊時同學少年及後生晚進多取高科掇

臙仕顧翼兄不以是爲快悒是其中必有所得非一切榮利所得而動是眞能讀易者言象言數言理余不得而測識之矣余今者然熒廬次邑之諸君子爲言翼兄有講義之刻且徵余序余固不知易余固知翼兄者於其請書此復之遂以爲題詞

鯨鏗集序

康熙間越郡毛西河太史選唐人試帖四卷以爲律詩有開承轉合領頸腹尾之法卽今經義八股所自始其言信然嘗考商周漢魏之詩無所謂律亦無所謂四聲韻部逮濫觴於六朝而唐人定其格又若孔德紹之賦得涉江采芙蓉朱超道之賦得蕩子行未歸亦唐人試帖命題之所沿溯也第六朝人寧律不諧不使句弱而唐人則必平仄首尾調黏且限之以官韻用試進士而衡度去取之命之曰律言若刑統之格式律令不可出入然杜工部有云晚歲漸於詩律細其於他作尚爾況

試帖乎

國家近定取士之制特去表判而增律詩八韻俾多士夙習風雅益闡元首股肱之賡和海內蒸蒸向風爭言聲律於是周狄申三孝廉因毛氏選本始唐人以至

昭代取諸應

制五言詩及試帖體精選而箋疏之爲學詩者備指津逮而余特爲舉毛氏詩肇八比之說俾世知詩文之作殊塗同軌學者第即經義求之證以是編并得其反正淺深賓主起伏之法則其於學詩也過半矣

徐勷右嶺海與紀詩序

甲寅乙卯之間余肄習於豫章書院獲與勷右徐君訂交時當道諸君子咸雅意好文聘大儒爲之師而先後負笈至者又皆一時英俊彬彬奕奕斐然成章然求其學古工文具通材如徐君者亦不數數覯也徐君倜儻士而性好遊甫加冠足跡已遍於吳楚齊豫燕趙之郊嘗讀其萍遊草詩卷感慨淋漓憑今弔古未嘗不爲之擊節傾倒無何余以世故推輓奔走京師閱歲始歸而徐君復扁舟爲百粵之遊兩地相望離思正切方冬寒苦雨閉戶養痾清晨忽聞剝啄叩門聲則徐君至矣輒

不禁驚喜欲狂坐定問無恙外亟啓篋以竹枝詞一卷索訂卽嶺南遊稿也自山川人物之勝以及一鱗一羽一花一木之異靡不有作共得詩六十首首各綴以小序抉摘透露亦諧亦莊乃作而歎曰昔夏后氏言養民之政亦旣戒用休董用威矣復申之以九歌之勸所以歌詠其風俗而攄發其性情使之流連往復而不至於倦有志於世道人心者舉此意而推之斯編之作豈爲無補也歟旣以此語復徐君行且自念年來奔走亦嘗南溯湘沅東登泰岱聽淛江夜半之潮踏薊北三冬之雪顧以謭劣終不能有所紀述風塵碌碌徒令山靈笑

人以視徐君斯編其才識高下爲何如也

董鹿園重脩仁壽橋序

吾鄉德興董氏故巨族明萬歷時有從道者與子一卿尤著其爲仁壽橋也彷彿如苦行頭陀必完其願力乃止工費以萬金計破其家不足更稱貸以益之至於今幾二百年矣歲久且圮其裔孫鹿園爲諸生時即謀與舉而力弗能繼爰以雍正癸丑成進士筮仕得廣東之陽春令僅二歲餘丁外憂以去既去有承審事以逾限鐫秩居廬三年以積俸所入悉以供橋費乘閒引見終格於部議不果鬻其衣於長安市上將買舟以歸別余於邸舍無幾微慍色而獨惓惓於橋之未就也

吾於是謂鹿園爲不可及已吾聞鹿園爲諸生時嘗併日一食夜課不能具篝鐙之資嘗穴壁借月光陰晦則據牀默誦夜漏至四五下率以爲常此其貧瘁如此以常情度之仕宦而致千金未有不求升合之田爲子孫衣食計者而乃一捐之於橋此其胷中非有大過人者烏能及此又吾聞其太夫人節縮衣食脫簪珥佐之時時以不墜先人志爲鹿園訓是俱可傳也於其歸爲書數語識之他日橋工成吾將嘗執筆而銘其石

## 重脩族譜序

余家宗譜自康熙丙戌先大夫都諫公曁仲父孝廉任遠公手輯付梓而後今又六十四五年矣此六十四五年中生沒歲月無所紀錄久且無攷修惕然憂之壬午以都太夫人艱歸里爲四兄敬齋言之遂以雙江稾屬四兄而鹽坑兩房厚舍赤城諸宗派則屬其門內之能執筆者具草且告之曰譜所以紀世系也俾後之人知某爲某子某爲某孫某生於何時或執何業作何官某沒於何時葬何地雖閱年久遠皆有所稽攷而不僭不濫此譜之所由作也至於寓襃貶別善惡則史家之事

非譜牒所應有也又或攀稱遠引自託於神明之後至欲表章其祖父往往溢美而不顧其理之可安若是者吾無取焉族人咸以爲然乾隆己丑修又以王太夫人大故扶櫬南旋冬十一月窀穸之事粗畢四兄命大姪允緒以雙江譜來而鑪坑上下房厚舍赤城諸宗派草譜亦具修時春

內伯之命行有日矣寒夜挑鐙繙閱一再過又介諸子姪維晉錦印等詳爲校對徹以付雕人用活字版集成之於舊譜所載不敢妄行增損但被字冗文略爲删訂而已茲續纂者則惟記存沒歲月如前所云綱領條目

一遵舊本更無須發凡起例集成余族人令修序其端於是乎書

裴文達公文集卷之三終

裴文達公文集卷之四

起居注後跋

竊聞乾坤日月之容非丹青所能繪山流峙之美非弇鄙所能探況乎道崇業廣德盛化神炳炳麟麟巍巍蕩蕩日用而不知名言而莫罄者乎歲在癸亥爲我

皇上紀元之八年臣等備員簪筆朝夕侍從竊見我

皇上

聖敬日躋

自強不息立綱陳紀敷政寧人策勵臣僚乂安黎庶無
一不本於
皇躬之勤歲一年之內美不勝書而推原其本則端在
法
祖
宗之心以爲心法
祖
宗之政以爲政故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實以孝治天
下其立本者厚故本立而道生其儲源者宏故源深而
流廣旁皇周浹充滿宇宙若此其盛也書曰文王懷保

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我

皇上以萬姓之痌瘝爲一體直省小有偏災即沛

恩膏多方補救是以本年正月有江南饑口接續賑卹

之詔又四月有山東雨澤愆期緩徵舊欠之詔有甘省

苦瘠分年帶徵舊欠之詔五月有河南被水應徵錢糧

分別停緩之詔七月有河南新野等縣錢糧加恩停緩

之詔有天津河間被旱酌量開賑之詔有淮揚徐海積

欠籽糧分限緩催之詔十月有販運奉天米穀接濟天

津之詔至於鹽爲山海之官古者屬之少府漕乃

天庾之蓄往例盡入京儲我
皇上一視同仁隨時變通於是本年五月有淮徐鹽場被水未完折價一例停緩之詔有淮揚徐海應徵雜稅概予寬免之詔七月有海州沭陽等縣緩徵漕糧之詔有天津河間被旱撥發通倉米石接濟之詔十一月有安徽省屬舊欠丁漕起限緩徵之詔有海州等處漕糧漕項一體緩徵之詔有壽州等處漕糧漕項概行緩徵之詔若夫
翠華所屆徒御不驚野人篜義雖懷芹曝之忱士女歡呼不費壺漿之奉我

皇上德施恩溥無所不周於是七月有

諭

陵經過地方査免錢糧之詔又復

宵衣旰食未雨綢繆三月有暫停採買以平米價之詔六月有撥通倉粟米十萬石運津備用之詔七月有截留六省漕糧以備東南緩急之詔十月有截留東省漕糧八萬石預備倉儲之詔十一月有截留湖南漕米往運廣西備糶之詔十二月有截留東豫漕糧十萬石以數直隸糶借之詔凡閭閻之疾苦無不曲折於

宸衷而發政施仁殆無虛月書稱惠鮮懷保何以加茲

若夫整飭封疆勤求吏治凡一官一邑莫不簡畀自
天隨材任使固已吏無不肅政罔不脩我
皇上又復念久道而戒因循正人心而除積習是以又
四月有宣講
聖諭覃心化導之詔有申嚴營制彈壓地方之詔五月有
特諭廣東督撫提鎮之詔六月有惠養兵民同視一體
之詔十月有誠諭九卿殫心竭慮以効贊勷之詔有誠
諭督撫察奏屬員之詔十一月有申飭督撫董率群吏
實心致治之詔凡屬山陬海澨之遠悉在
耳提面命之中洞矚事情瞭如指掌又如裁改名糧以

給武職之養廉增賞脊米以卹苗疆之兵士寧夏漢兵則量予脚價臺灣更戍則優給資裝
恩有逾於投醪
澤更深於挾纊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任我
皇上側席維殷任賢勿貳
特命諸大臣於自陳之後舉賢自代廣明目達聰之用
紹師師濟濟之風公聽並觀無偏無黨昔周之王也卜
世卜年承承繼繼而姬公陳風化之所由興必以碁始
靖民歸之后稷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

之洪惟我
朝發祥長白奄有中外肇萬世無疆之休實由我
列祖
列宗積德累仁承
天景命是以我
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中三謁
園陵恪脩祀事成憲具在冊府所藏班班可考也詩曰儀
型文王萬邦作孚言法祖也我
皇上敬繩
祖武以奉天乃我

朝發祥之地
特命繕寫
歷朝實錄滿漢文各一部俟書成後送往尊藏爰以七月
之吉備
法駕飛
六龍奉
慈寧嚴蹕百官咸會六師景從遂屆
典京舉行
盛典於時天澄其氣日朗其精松楸蔚然
閟宮肅穆萃精神嚴對越孝敬之至通於

神明覩無形聽無聲念經營締造之艱難思夙夜敬承之
匪易籩豆既飭肸蠁如聞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
言配命成王之孚此之謂也爾廼
坐明堂覲羣后鴻儀告備
慶陽遂行詩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此之謂也爾廼陳鼎實列樽俎百僚穆穆磬管鏘
鏘傳曰諸侯朝於天子之事於是乎有燕享之禮享以
訓共儉燕以示慈惠此物此志也是役也萃萬國之歡
心沛敷天之膏澤
仁之至也酌三代文質之中舉曠古一行之典

義之盡也仁也義也皆

天子之孝所由中發外制制顯庸爲法於天下萬世者也故曰王者以孝治天下即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而立綱陳紀敷政寧人履之朝宁之間而行於四海九州之遠者何莫非

大孝之所推暨哉臣等仰承

聖德實無能彷彿其萬一惟是紀年紀月用以昭信史官守所存臣等職也謹依日編排自正月之始迄於歲

臘上之

石室以亟示來茲焉

# 西清古鑑跋語

乾隆巳巳冬奉
勅纂輯西清古鑑每一卷書成輒恭呈
點定閱二歲歲在辛未夏五月是編告竣奉
旨付剞劂氏臣謹拜手稽首附識一言於簡末曰古人
制器或以竹或以木或以陶其貴者以玉而金爲最壽
顧秦人銷金之後三代物絕不復見其藏於土中者猶
未出故漢唐諸儒莫可得而攷鄭康成杜子春孔穎達
諸賢非不貫穿六籍而目不經見其立說悉無所依據
如犧尊之制至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公子尾送女

器作犧牛形又晉永嘉中曹嶷於青州齊景公冢中得
二尊亦肖爲牛象梁劉杳始據此闢康成畫鳳凰尾之
說則其他可類推也後世陵谷遷移經五代六朝而後
古器漸出於叢祠廢壍中好事者至鑿山沈淵以求之
於是彝鼎尊罍之屬往往表見於世顧宋初如聶崇義
三禮圖王洙禮器圖則茲未嘗目覩而命名取義直欲
以己意揣摩於故紙堆中固宜其舛也宣和博古圖則
實有是器而爲之圖與說然其中亦多有攷据失實者
如文王鼎銘之僞公乃伯禽也而謂之周公晉姜鼎銘
之文侯乃文侯仇也而謂之文公亞耳漢定陶鼎銘之

定陶乃定陶共王康也而謂之趙共王恢王伯鼎銘曰王伯作寶鼎乃遽謂王伯者王之伯父夫伯叔甥舅之邦在王稱之則可豈有諸侯自名曰王之伯父者乎如高克尊謂高克爲周末衛文公時人而不知又有鄭之高克見毛詩序與左傳至於立戈鼎之戈字釋其文以爲我字从戈者敵物之義則沿王安石之字說而牽率附會加甚焉其分商周也每斷斷於一二字以爲斷夫十干之屬古器多有之或以紀日或以差第其器類後世之標舉甲乙商與周所同也而博古圖乃獨於立戈癸鼎謂是湯之父主癸則其無徵更明甚今此所編纂

雖託權輿於博古一書而參互攷訂則間折衷於歐陽脩董逌黃伯思張掄薛尚功諸人之論說要其指歸皆原始於書傳更探討於形模色澤之間而世次先後固已昭然可覩蓋兢兢乎不敢臆說以逞以是為闕疑傳信云爾劉敞有言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洪邁之言曰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其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郜大鼎吳壽夢之鼎莒之二方鼎齊之紀甗以及甲父之鼎襄鐘舒鼎鑿鑑皆鄭重書之又況壺尊簠簋角斝敦彝悉宗廟享祀之用器以藏禮禮以

辨義昔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贊謂觀其車服禮器低徊
留之不能去今是書所錄上溯有殷下逮唐室至近者
亦千有餘年矣其器具在臚舉於圖可不謂之大觀者
乎於以上供
乙覽傳示來茲將三代以來之名物象數咸犁然於心
目之中是稱先則古之儀型而非執圖詞林之縟典也
猗歟盛哉

御書妙法蓮華經恭跋

靜明園近接

萬壽山爲畿西勝境羅漢洞空明朗徹尤稱佛地乾隆

歲在甲戌

上親書妙法蓮華經一策既竟

手跋其後刻之洞中臣等拜觀虔誦仰見我

皇上總持三教作人天師宣明梵音允符貝謌猗歟懿

哉竊以西極梵書流傳中土自鳩摩羅什肇著譯文舒

廣長舌振光明藏諸品既證勝因千偈悉登妙寶海會

三乘瀾翻泉涌願於六究闡焉弗講葢惟華梵字音判

途異執左旋右轉正錯偏纏或對或合分形辨質緣體勢之既殊波音嚮而多闇原夫貝葉非工曇花偶現秘密法中無上等等具大神通以故威音龍吼靈感鯨鏗乃後世誦持別字者求字不求音別音者求音不求字字音弗叶罕契真要一毫以乖詭厥正趣而或遠謂佛之心印當由口傳非可筆授斯亦未嘗會淸淨於音聞通解脫於文字也恭惟

睿鑒實闡斯旨爰以三昧書禪用照十方世界於我佛

聲聞一塵不隔臣等獲觀

御書頓開沉惑逍華嚴之五頌繹智慧之千鐙於以振

請警瞶昭示無極妙璽與貞珉而並永眞言賴

聖蹟以長垂矣歡喜讚歎敬誌數言謹跋

御刻墨妙軒法帖恭跋

乾隆歲次庚午

上以內府所藏晉唐以來諸墨蹟

親加甄錄

命臣等排比次第鉤摹勒石爲三希堂帖建閱古樓儲之越五載復搆墨妙軒於

萬壽山之惠山園再出前人書自唐褚遂良以下若而人眞行草各體刻石於兩壁間凡釐爲四册合之三希堂帖於是燦然稱大備矣昔宋太宗刻淳化帖今所傳秘閣官本已不多見然議者謂標識多誤淳熙脩內司

本則秘閣續帖也或又譏其麤硬少風韻良由鑒別未眞故決擇無當非盡搴勒之不善也我

皇上萬幾之餘無他嗜好惟書史是娛揮楮抒豪乃至

帳殿氊廬未嘗稍輟精能之至直造二王龍跳虎臥之奇鳳翥鸞翔之妙雲生紙上玉蘊行間以

天縱之多能宏藝林之盛軌範圍八法陶鑄百家曩代所聚訟紛拏眞贋莫定者咸予以

折衷加之題品今茲所搨視太清大觀不啻倍蓰過之凡昔賢零縑斷素其光耀鬱而未著者發其精英俾得

附

宸賞以流傳不朽即操觚握管之士未得仰窺
册府珍藏獲覩搨本亦足以溯淵源於墨海擷華藻於
文苑儻由是而更求之柳公權心正筆正之說推之程
頤即此是學之旨以無負我
皇上嘉會天下後世之至意則器也而進於道矣臣等
叨與編摩快夫先覩慶幸之至彌覺惕焉加勉乾隆二
十年乙亥春三月恭跋

# 御製盤山詩恭跋

我
皇上萬幾餘暇惟怡情於卷軸上下千古陶鎔萬彙悉
於詩見之乾隆丙戌春仲停
蹕於靜寄山莊甫三日得六十有八首而途次前後所
作不與焉此自古詩人所未有也盤山秀甲寰宇爲
翠華屢至之區興雲出雨吐納景光朝暮千變
天豪每一抒寫遂使水木增華烟嵐益氣化機之呈露
日新月盛亦層見疊出而不窮至於
宸襟所會八荒之大庶績之多即事隨時均入歌詠而

墨餘所瀋物無遁形此則籠萬象於豪端役三光於指下更非綺草繪句之士所能仰窺萬一者矣臣以待直

內廷得於迎

鑾後捧觀雒誦誠忻誠服不能自已輒敬錄一通裝池成册而以舊藏張鵬翀盤山圖張照書韓愈盤谷詩附於末幅惟是臣書拙陋僅抵抄胥握管之餘曷勝悚恧

敬跋

御製麋角解說恭跋

月令仲夏之月鹿角解仲冬之月麋角解經生家蹈常習故以爲鹿山獸麋澤獸而已無復能致問者讀壬午歲

御製鹿角記始知麋鹿皆解角於仲夏而莫知月令所云麋者爲何獸歲在丁亥値一陽之來復徵庶類於芸生

皇上因疑考信昭然共證爰作是說臣等奉誦再四竊自笑嚮者讀書之鹵莽局於戶牖乃至不能識其物名其狀非

天語指示不幾於夢夢畢生耶至于文章之妙弗假雕
飾動合自然則說之體裁固當如是次日臣等趨侍
直廬復得讀
御製人字柳賦則又前一夕
上所走筆立成者徐庾之妍麗歐蘇之疎散兼而有之
而俯仰今昔一唱三歎幾於化工之筆臣等欽喜讚誦
得所未有伏讀之餘爭相傳寫至於口沫手胝臣竊附
抄脊敬書於册并跋

經筵御論恭跋

臣竊惟千古言心學自堯舜相傳危微之旨皋陶其見知也至夫子之道獨傳曾氏而約其用於忠恕兩言盡己爲忠盡己心也推己爲恕推己心也虞廷十六字孔門一貫語不同而意合符節臣恭繹

御論兩篇盡絜矩之道於忠恕納萬幾於一心蓋心之發爲幾幾之用爲忠恕忠恕之極爲絜矩直舉堯舜至於孔子帝王君師之道統治法渾爲一理萃於一言而

御製詩一章引伸推闡涵泳不盡惟德盛而功隆故理明而辭達其斯集典謨風雅之成而入廣大精微之域

者矣臣昨歲蒙
恩進講茲復幸執經
黼扆之側自媿理解膚淺無所闡明及仰聆
聖訓之下啓蒙發覆使惷愚之懷恍然開曠覺朱蔡傳
註說理之言俱未能見及萬一歡喜踊詠之私莫可名
喻敬錄一通以識欣幸恭跋

淵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進講章

此曾子釋平天下在治其國一章而推極於上作下應非強而致之也以爲人同此心在舉此心加諸彼而已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是以君子因之而類其情則借喻於矩焉對照參觀而尺度不爽更有取於絜矩焉知明處當而曲折無遺耆老老長長恤孤者君子原在矩之中而即能使人興起於孝弟且不倍焉人亦莫能出矩之外此所以不下堂階而臻天下於上理道在是也 臣 因是而繹之自古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謂之爲範圍

謂之爲曲成皆矩也皆絜矩之道也夫是以從欲而治
天下雖大措之裕如也仰惟我
皇上執中建極握要圖幾固已進舉世於乂安而登斯
民於仁壽臣愚更願
至誠不息
大德無爲參之兩大而同放之四海皆準俾羣生庶類
盡入甄陶則異域殊陬咸歸律度矣

御製鬬鹿賦恭跋

伏覩我

皇上以幾暇寸陰製爲此賦屬稾將半即

宣付臣鈔書未竟條幅復聯翩下授簡之次幾於毫芾

及濡而

研朱涵泉不加點乙信乎

天文燦列氣運象成神妙端倪固非凡庸耳目所能擬

議也既乃伏誦至再涵味循環益復愕眙蹈抃莫可名

喻因敬惟繹者

御製前後哨鹿二賦體物析情囊括理要竊謂極宇宙

之大觀矣茲復推原事始以鬬鹿命篇體之愈致其奇析之愈窮其變彷彿枝梧犄格之狀殆駭於石峣林翳間者躍然紙上臣匪惟見無從見實乃聞所未聞方且快先覩而矜新得佩服不遑乃蒙

皇上推善誘之教

命臣賡賦臣自忖蕪陋鋪揚摩揣力詘於心矧日月出而爝火熄臣又何能復耿螢照哉雖然景岱嶽者織壤亦欲附其峻望河海者涓涔猶思循其瀾臣口沫難禁願竭手胝謹錄小冊上塵

乙覽以志臣區區蹈譾靡已之忱抑臣祇聆

溫諭云

聖祖嘗於巴顏穆敦哨鹿見二鹿鬭一少卻

發神鎗殪之其一以爲屈於角力也益挺而進

再發再殪之是則蠻觸妄逞自湊

霆擊非僅卞莊伺隙所可同日語也臣既欽我

皇上繩武合揆以述

前聞臣因得少擴知識敬記簡末用抒欣幸云

御製詩二十四品圖恭跋

臣以菰蘆末學侍直
禁廷沐浴
聖涯用資探討竊見
皇上縱筆飛文動盈卷軸進而彌上多廼益工盥手莊
誦之餘欲以片語單詞形容擬議而引吭振羽鞭鼓太
和刻葉鏤花莫名造化竊見唐司空圖二十四品之作
斟酌眾製錯落華詞括氣象於風騷包規模於吟詠攷
厥指歸符諸
御製理惟一貫義則同揆臣又惟聲詩之道與繪事相

通古之善言詩者謂詩中有畫用是詳其品目副以丹青使情與景傳目隨心會按圖可索卽事堪稽列在藝林標於文苑亦盛世之美談而詞臣簪筆之職分也且夫踞太華之巔眾山識祖抱崑崙之脈萬派匯源二十四篇冠冕攸昭津梁在是是固六義之統宗聲言之蘗籥矣粵惟伊古帝王以詩著者帝庸作歌尙已次則大風猛士雄表千秋瓠子横汾調高西漢至於唐之太宗篇什稍富賦詠爲多然而體多獨勝才少衆長稱工一端妙鮮該備若夫學士大夫操觚染翰建安所錄下逮齊梁有唐百家燦然具在顏謝但得其孤高庾徐僅稱

夫流擺沈宋止嫺於聲律楊盧徒取乎辭華即以杜聖李仙獨高壇坫尚乃沈雄曠逸兩不能兼大歷而還尤難指數然則雲霞設色遜於積玉之峰韺韸振音和於吹律之琯寶示後世欽爲典常於聖作蓋無能稍爲髣髴者臣乃得身依冊府與於見知之列藉客卿子墨以致其歡喜讚歎之忱而傳之永求圖成附名其末蓋不勝媿且幸焉爰拜手稽首而爲之跋

御定觀文殿玉印册恭跋

古器貽留至今者什不得一二而淵源制度端賴文字以傳璽之制起於上古自秦漢以下率有私印用以記姓名識封爵繆篆所由來也內府舊藏玉章經

皇上鑒定者不下數十百方茲復類集篆文印鈕與秦漢印統合者凡四十枚

命臣等音釋字義敬跋於後臣等知識淺陋不能詳考古文大小篆籀之遺制顧以印統所載鈕鼻之廚叅稽之悉皆符契而封號爵秩往往可覆按姓名類彪炳飭册者其吉語訓詞多出於鐘鼎彝器煌煌乎大觀矣仰

惟我
皇上稽古右文於一名一器製出古先者類
錫以品題寵之翰墨
御製漢玉圖章歌籠罩古今獨韓蘇石鼓詩而上之今
此册復得附
宸藻以不朽斯固藝林之盛軌也後有王厚之趙孟頫
其人排次印譜其必以茲册為冠冕矣恭跋

張文敏公臨蘇帖跋尾

國朝書法余所及見者雲間繹堂不越思翁矩範施舟
錐鑿庶人然字中無字香泉醜怪風斯下矣汪退谷先
生脫胎於褚而融筋化骨乃絕不乞靈墓搨後得涇南
司寇遜氣鼓溢天馬不羈此幅臨蘇尤其得意者不知
視退谷何如如前數公則有其過之更無不及莉林民
部書學退谷而最善涇南請以予言相質當不至逕庭
也乾隆丙寅除夕前十日題尾

夲

勅題漢未央宮北溫室殿瓦硯銘

漢筵既成未央是營溫室深閎萬瓦鱗次越數千年瓦猶獲全登之文囿用爲硯田製自工師珍同拱璧物無棄材視此遺鐃

琴

勅題漢銅雀瓦硯銘

昔以成臺徵與聆舞茲以臨池研今詠古遙遙千載物換星移片瓦何知惟所用之

來

敕題漢銅雀瓦硯銘

割據空歌舞寂弔荒基得遺甓始摩挱纔淪滌名工師慎脩飾良材呈嘉名錫侶中山客子墨堪爲朋用比德芸閣中縹囊側更千年永無極

## 斷碑硯銘

斷碑硯宋熙寧四年蘇文忠公爲孫莘老作墨妙亭詩石刻也不知毀於何時王文成公何自得之用以爲硯存字凡十二其面作分書曰陽明山人曰守仁盡文成自識左方曰驛丞署尾硯則明正德元年文成謫貴州龍場驛時也端溪片石附兩公遺蹟以傳迄今且七百餘年矣古澤寒光對之肅然起敬尚友者宜有取焉不獨几席之供而已既爲之贊復銘於其匣曰塊然一石琢之磨之東坡取之泐字陽明用以臨池吾於東坡不重其經濟而愛其文章之達吾於陽明不宗其學術而

歎其功業之奇於戲每一援筆悠悠我思

襄文莊公文集卷之四終